

我们叫他“老朱”。初见他，三十来岁，穿件雪白的短袖衫，腮边的络腮胡刮得发青，浓眉黑眼，很犀利，不怒自威。他是我的初中班主任，教数学，兼教英语。初中六个班，我们是重点班，无疑，学校是让他挑大梁的。

“老朱”也确能担大梁。一直讨厌数学的我，对数学竟有了兴趣。因为他能把那些方程式变得像训练有素的军队，随时都能调遣出击。他教英语，同样好懂易记。他有个绝招，每上完一课就测验，自己出题、刻印。我们总考试，但并不怕考，甚至盼着成绩出来，因为考出的成绩都不错，进步的同学还能得奖。

上课时，他的眼睛像扫雷器，能“扫”出任何开小差的学生。有人打瞌睡，他一个粉笔头弹过去，总是准准地击中目标。学生都很敬畏他，特别是调皮鬼，见到他像小鬼遇见阎王。我们都想离他远远的，但他却喜欢把学困生往家带。他住教工宿舍，平房，很小，带回的学生没地方坐，他就搬张长条桌，摆几个凳子，放在搭建的小厨房旁，让学生写作业、背单词，他边做饭边辅导。

我是属于容易被老师忽视的中等生，但敏感而自尊，又贪玩。刚入初中时，我每天放学不回家，发疯似的玩，跳皮筋，踢毽子、打球……一天，我放学后躲在学校角落里，跟几个同学跳皮筋跳得起劲，一个小石子飞来，砸中了

久违了亲爱的老师

我读书的小学，建于洪涝灾害极为严重的1969年。当时，全村1960年代初出生的40多个孩子急需有个念书的地方，公社给村里两个选择：要么把娃送到五里开外的镇上念小学，要么等二年洪水退去，经济好转，公社再统筹考虑。村民们一致认为不能再等，因为有的孩子早过了念小学的年龄。

村民出义工，捡废弃砖块，在一片稍平坦的地方垒了两间房子，一间稍大做教室，一小间给老师备课办公之用。

公社派不出公办教师，村里只能在村民中选几个识字的人当老师。我的亲房姑姑幼时念过二年级，便成为一年级语文老师，她的名字叫赵聪莲。

赵老师个子高挑，齐耳短发，眉清目秀，亲切和蔼，脸上始终闪耀着母性的光芒，我们都喜欢她。

因为是第一届招生，我们这群孩子年龄差距较大，有的孩子个头都跟赵老师差不多了。没有教书经验的赵老师从实际情况考虑，把我们分成两组，大孩子坐教室的左边，课程上得深一些；小点孩子坐右边。第一堂课，赵老师先给小孩子上，大孩子自习，随后再给大孩子上，小孩子自习。我年龄较小，坐教室右边，懵懵懂懂，傻乎乎的，老师上课的时候，我还懂点规

矩，自习期间就不听话了，跟同学相互推搡，吵吵嚷嚷。赵老师既要上课又要照看自习的学生，顾了这头还要顾那头，一刻也不得歇。有一次，我在桌子底下匍匐着，从前排钻到了后排，赖在地上与同学一起打闹，赵老师发火了，拧着我的耳朵把我从地上拽起来，一直拽到黑板旁边，她怒目圆睁道：站着，不许动。我不服，犟着头不理她，她气不过，在我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了几巴掌。

赵老师拧耳朵有技巧，拧耳坠子，不疼，但要犟起来不配合她，头往上昂，上下撕扯也是很不好受的。有一年正值梅雨时节，大雨连天，天气湿冷，有个孩子咳嗽不停，不时哭泣，赵老师停下教学，把这个孩子搂在怀里，不停地摸着他的头，拍着他的后背，一会儿，这个小孩迷迷糊糊在她的怀里睡着了，她就一直抱着，打手势让我们自习，生怕动弹一下就惊醒了这个

我的后背。我以为是调皮鬼恶作剧，张口便骂。一回头，却发现我妈唬着脸站在那。

我妈的突然袭击，戳穿了我“老师拖堂”的谎言，我便收了心，成绩也迅速提了上来。老朱表扬了我，还给我颁了个进步奖。后来得知，是“老朱”打电话给我妈，说我最近上课心不在焉，还说我有很大潜力。我不知他是怎么关注到我的，但暗自感激他没有当面批评我。我妈说，你们遇到好老师啦！

那天数学课，“老朱”讲卷子，讲得有点枯燥，但课堂仍安安静静。突然，“老朱”的粉笔头飞了出去，同学们的目光都投向一个男生，教导主任的儿子，平时学习和表现都不错，老朱叫他站起来回答问题，他支支吾吾答不出，脸红了。

上课画小人，怎么答得出？
我没画小人！
老朱扯过他的本子。还狡辩，这不是画小人是什么？
没画就没画！男生梗着脖子。
再不认错就出去！老朱眼里喷火了。
出去就出去！男生昂着头，大义凛然走出教室，站在窗下。
下课后，老朱被我们围着订正

早逝的“老朱”

胡静

卷子，谁也没注意那个男生。直到下一节课，才发现窗外的他不在了，书包也不见了。

老朱叫班长到他家去看看。人不在。“老朱”就跟他爸说了这事。他爸说，这孩子，驴脾气，随他去，天黑了自然会回来。

第二天，他没有来。原来他一夜未归！他爸好像没太当回事，说肯定怕回家挨打，躲哪儿过夜了。但老朱的眼睛红红的，找了跟男生要好的同学细细打听，有无去他们家，会去哪儿。下午，老朱没有像往常一样到班巡查，而是骑车去找男生，午饭都没吃。

第三天，男生仍没来。我们都很不安，纷纷要求去找。老朱按小组给我们分了线路，把安庆的所有点都覆盖了，并带我们在大街小巷张贴寻人启事。校长说，已在公安局报了案，并在报纸、电视台、广播台发了寻人启事。

一周后，公安局来电：江边浮起一具男尸，让家人和学校派人去辨认……

教室里死一般沉寂，我们不敢更不愿相信身边一个鲜活的生命，就这样说没就没了……

老朱再没进过教室。他被停职了。

有次放学，我倒垃圾时经过朱

老师家，伸头望了一眼，一个穿汗衫的老头佝着背，探出身子，头发乱蓬蓬，满脸络腮胡子，定睛一看，朱老师！我刚要张口，他一闪身，进了屋。

第二学期开学，我们换了班主任、数学和英语老师。新来的班主任很和蔼，说一定好好带我们。但我们仍很失落，想起老朱的诸多好，一致请班干部找校长，要求朱老师回来，校长无奈地摇头，说，他无法面对那间教室，也无法面对我们。

从那以后，我们再没见过他。不知他是调走了，还是有意回避我们。再后来，听说老朱十几年前已故去。算一算，他去世时还没过花甲。



胡静,高级教师

老师是我亲姑妈

赵汪苗

孩子。教室出奇地安静，同学们翻书都轻悄悄的，生怕发出一丁点儿声音。

赵老师自身文化程度不高，上识字课的时候，自己也有不认识的。二年级时，上“镢”字，她也不认识，念到这个字，忽然停下来，不敢确认是否正确。她坦诚地对我们说，老师也没有学会，这个字先摆摆吧。上第二课时，她带来一把镢头，其实，这件农具家家都有，她详细地介绍镢头在农业生产中的特点及作用，领着我们高声读着“镢”字。后来，她经常带实物进课堂，如镰刀、扁担等等，我们既认识了字，也对这些农具有了更实际的了解。

乡村小学老师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一旦老师生病缺课，没人替补。赵老师有哮喘病，天阴下雨易发作。有一次，她在课堂上咳嗽得厉害，出了一头虚汗，我们都替她担心。赵老师却说，老毛病，熬熬

就过去了。记忆里赵老师从没请过一天假，尽管她有三个孩子，老么比我们小几岁，家庭负担繁重。

时光一晃过去了几十年，前几年我回家乡，听说她过世多年了，让人唏嘘。我总感觉，在那个师资缺乏的年代，这样一位文化水平很低的乡村教师，更像我们的妈妈，教会我们识字，守护着我们的安全，以她高度的敬业精神教育我们一路前行，在她的引领下，我们慢慢长大。

教师节到了，我特别想念这位姑妈老师，愿她在天堂安好！



赵汪苗,退休公职人员